序　　言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塑铸的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悄然勃兴。90 年代以来，世界冷战的结束促成了全球政治开始沿文化线重构。这绝不是文人墨客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而是文化哲人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东方文化的象征；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新教为精神底蕴的文化。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体用结合、包罗万象，它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文化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为民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铺陈道路，而不是刻意追求何者为尊何者为卑。既然如是，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大框架之中，某些具体的差异与同一、个性与共性的认知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文化界风云变幻、比较研究异军突起的境况下，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似乎还是一块处女地，要梳理和省察文化就不可遗漏这两个文化之间的探究和对比。

在学术领域中，文化的涵盖面可谓至大。要把文化研究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对比研究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把自己的研究主要限定在宗教、伦理和政治这样三个层面,首先是因为宗教、伦理和政治是文化的核心,同时,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也都具有宗教的特征和功能，都以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理道德的形式成为统一民族道德观和国家意识形态，并且都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在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中，宗教、伦理和政治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制约：宗教是伦理的载体，伦理是政治的支柱，政治是宗教的卫士。鉴于考虑到任何文化都与传统不可分割，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都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两个文化又都曾经历危机并继续面临危机，我们把传统篇和危机篇作为本书的首尾，以求使问题阐述得脉络清晰且具有现实意义。

任何研究都要首先立论。立论本身或许不难，但如果立论所依据的理论本身存在异议或轮廓模糊，会使所立之论因没有基础而坍塌。例如，在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上，历来争论颇多，这种论争很多是在对宗教概念本身的认识和体悟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不但使讨论者难以相互沟通，也难以做到心悦诚服地研究问题。所以，我们在对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对比研究之前，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究和甄定。理论问题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难点。对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本书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关系到文化、文明、宗教、伦理、政治等众多的学术概念，不仅广泛而庞杂，有些甚至晦涩难懂。要对这些理论和概念问题进行论证已属不易，要探究和甄定就难上加难。我们的原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吸纳西方和我国最新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见地。

文化研究是一门大学问，比较文化研究则是目前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追寻不同的路径，采纳多种方法，也各有成就和收获。我们想从历史的视角研究文化。人类的每一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及历史的结果和

结论。历史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广袤性给文化以传统性、连续性和现实性。所以，我们的文化研究是沿着历史的足迹而推展开来的。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一个突出共性是她们的历史性。尽管儒家文化的千年史比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百年史还要长，二者所留下的历史脚步声几乎是同样的。例如，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都历经了多次磨难和变革，时下又都面临挑战，人们对这两个文化的未来都寄以厚望。

从历史的视角研究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首先要摸清两种文化发展的脉络并抓住其本质。本书作者在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两种文化的传统、内容到现实地位进行纵向叙述，追究、总结、归纳和提炼了两种文化的理论渊源、文化内涵、演化过程和现实危机，其中主要包括儒家文化的宗法渊源，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欧洲根基和变迁，美国政治神学的历史和现实表象等，力图给读者一个动态的全方位的画面和思路。

人们说，比较研究最忌讳简单类比和生搬硬套，此话当真。例如，触及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二者有没有可比性的问题。由于儒家文化曾经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代表，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却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象征，因此人们很少把它们作对比研究，甚至认为二者无可比性，以免跌入简单类比的泥潭。东西方文化对比研究的一个侧滑和禁忌是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文化的固定模式中并试图以此矫正中国文化。因为国情不同、民情不同，文化是不可划一的。可是，本书的特征恰恰在于，把相隔两千多年的两种文化系统归类，从传统、宗教、伦理、政治和危机五个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在两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文化中突

出其共性。我们认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整合而不是分化，在文化比较研究中探索每个文化的个性固然重要，我们在书中也没有偏废这一点，但人们过多地强调东西文化包括中美文化的差异而少看甚至忽略两种文化的共性，这不但使华人对自己的文化愈来愈失去信心，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整合的潮流中难寻应有位置，而且也不符合文化本身的特征。

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对比研究所及问题很多。我们在书中论及的主要问题和阐发的主要观点如下：

1. 关于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可比性问题。我们认为，两种文化不但是可比的，而且有必要进行比较；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传统、宗教、伦理、政治和危机五个方面都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从中既可以总结出某种规律性，也可以发现人类文化不可人为划一的特点。

2. 关于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传统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继承性、积累性、连续性、稳定性、共时性、历时性、融合性、渗透性等诸多特点。如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误区而又不走出这个误区，文化的探讨则难以深入下去。

3. 关于美国有没有传统文化问题。我们认为，美国有传统文化，美国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分支、变异和发展。美国文化是在欧洲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

4. 关于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在传统文化继承上的差别问题。我们认为，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儒家文化继承的主要是恒古不变的教条，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继承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信念；儒家文化的继承是照搬的继承，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继承是有选择的继承；儒家文化继承的

则是对所继承的东西加以推崇、加强和神化，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继承的原则是对所继承的东西加以认知、改造和更新；儒家文化是把对传统的一切解释权留给祖宗，美国基督新教是把对传统的一切解释权留给了自己。

5. 关于宗教的概念和类别问题。我们认为，宗教的概念应该重新甄定，宗教类别应该重新省察。宗教的特点是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世俗性，神圣性突出的宗教是宗教，世俗性突出的宗教也是宗教。宗教可以分为宗教和准宗教。宗教有教会、教堂、教徒等可见标志,如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准宗教有偶像崇拜、经典规范和精神胁迫性等心理标准，如美国公民宗教、中国儒教等。

6. 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我们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严格说是一种准宗教，或文化宗教。儒家的宗教性主要表现在偶像崇拜和精神束缚的作用上。中国封建政治是一种皇权加圣贤的政治；是政教合一而不是政教分离。

7. 关于儒家文化的本位问题。人们提出儒家以伦理为本位、以政治为本位、以心性为本位、以人为本位等诸多看法。我们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情调、以政治为目的的文化，是政治伦理而不是伦理政治。

8. 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异同问题。我们认为，从本体看，天与上帝,《儒经》与《圣经》,仁与爱、修身与原罪、天命观与宿命论等方面二者没有大的差别；从效用看，作为民族统一道德观、国家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统治、治理民众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二者大体相同。相异的是儒家世俗性更强，美国基督新教神圣意味更浓；儒家中人伦思想为本，美国基督新教则以契约论为基石；儒家主要是敬畏天神,基督新教主要是“荣耀”上帝,中国的天高高在上,美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帝在人心中。

9. 关于美国文化的特征问题。有人认为美国文化是世俗文化，还有人认为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我们基本赞同后者。从总统到公民，绝大多数美国人心中不能没有上帝，手中不能没有《圣经》。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美国宗教起到了凝聚民族心理、统一民族道德准则的作用。与其说美国宗教是在不断地世俗化，不如说美国政治是在不断地神圣化。美国是政治神学而不是神学政治。

10. 关于儒家文化的发展问题。牟宗三提出儒家发展三个时期说，即儒家、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基本赞同这个主张。但我们认为，儒家的三个时期并不是简单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吸纳其他文化和自我改造进程中的发展，儒家文化的未来也必将是这一吸纳和改造的继续和推展。

11. 关于美国基督新教的发展问题。美国学者赫伯格提出美国文化从基督新教统治到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位一体的文化，捉住了问题的实质。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事实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其他文化对美国基督教文化的冲击已经和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包括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

12. 关于文明和文化危机问题。我们认为，自 20 世纪初以来，东西方文明和文化几乎同时面临危机和挑战。西方文化冲击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浸润了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没有取代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也不能威胁西方文化。 21 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说法不会成为现实。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

13. 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人们从来都认为宗教与

学是对立的，科学的未来必然是宗教的坟墓。我们认为，从历史到当代，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斗争从未停息，但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使宗教衰落，二者并驾齐驱是当代宗教与科学发展的二重奏，用科学解释宗教已经成为宗教神学自我冥悟、自我甄定、自圆其说的有效方式，如何认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还要重新洞察。

上述观点和看法仅为概括之说，读者若求根细，敬请读本书。书中观点实属一孔之见，敬请前辈和同仁斧正。

第一章　传统篇

一、传统的认知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对文化问题的审视与论争已有多次。尽管文化问题并没有盖棺定论，国家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也非乃文化论争使然，但这些讨论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发展、梳理和进步的某种推动作用是无可否认的。这些论争所及问题广泛而庞杂，归结起来，无非是两个关系：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另一个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今天，由于中国文化以历史悠久为特征，人们每谈中国文化必谈传统；西方文化以现代文明而著称，人们每谈西方文化必谈现代。于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也变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因此，传统便成为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没有人会提出‘什么是传统？’这一问题，但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却不能说已经很透彻。只要可以称为传统的东西，一定有其个性，因为各种传统在时间、空间、性质、价值等方面的表象是斑驳陆离、各具特色的，从而形成了传统的差异；传统之所以被通称为传统，是因为它们有共性：凡是传统的都是历史悠久的、有价值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人们总结出传统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继承性、积累性、连续性、稳定性、共时性、历时性、融合性、渗透性等诸多特点，

使传统成为人类文化长河中一支独特的、有研究价值的涓流。

1.传统的继承性与积累性

传统是一个个单独存在和发展起来的，每个传统的初期封闭性决定了其独立性和排他性的体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任何民族壁垒都已经被打破，任何封闭的传统已经门户洞开，传统间的融合与渗透、冲突与借鉴早已发生，独立性和排他性也已经不可能了。传统一般都是以传递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可称为传统的就一定是继承的，可称为继承的就是连续的，所以传统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特点。传统是人类处理各种关系的记录，是以经验和教训、经典和习惯的形式所给定，故而传统具有积累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从人类学出发，传统的继承性和积累性表现为人种的繁衍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增强，因为任何传统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从社会学出发，传统的继承性和积累性表现出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因为继承和积累的过程在长时段上是不间断的。

传统的继承性和积累性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和完成的，所以凡是传统的都是历史的。历史虽然也具有继承和积累的体证，但历史的并不都是传统的。传统的延续重在继承，历史的沿革贵在创新；传统的积累完全是人的劳作，历史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传统是人创造的，传统是否被继承取决与后人对前人的再认识，这里任何强迫都无济于事；历史也是人创造的，但历史在一段时间之内的存在和发展并不取决于传统，而是取决于当时的统治者。当然，这并非否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例如在封建中国，就是帝王一言堂而非众言堂。历史要求人们勇于开拓而又不违背客观

规律，传统规范人们勤于继承而且发扬光大。这样，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前者强调服从与不服从的原则，律法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外在因素的作用，或者说是原则与个人的关系；而后者强调效法不效法，仪礼的意义十分重大，这是内在因素的作用，或者说是规矩与个人的关系。历史是在叛逆者、不落窠臼的创新者和发现者的活动中发展过来的，而传统却是在社会的连续演化中把过去的思想和行动具体化。所以，当一个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打破陈规旧习而标新立异时，作为情感和行动的规范之本的传统就会被发现在阻挠或破坏新生事物。进而，固守传统的人不喜欢甚至反对变革，成为历史发展的反动派；强调传统的人虽然不完全反对变革，却也成为保守派。然后，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常常被当成为这些国家或民族落伍的缘由，传统常常被看成为一种滞后因素。这是一种误会。

其实，历史和传统是不可分割的：一切历史的继承和积累都具有传统的性质，许多历史变革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传统就会割断历史甚至颠倒历史，没有传统的继承和积累，就没有人类文化的改造和升华。任何革新、革命也毫无例外地是站在传统的肩膀上完成的。当然，传统的稳定性有时成为历史发展中的惰性，传统的连续性有时成为历史变革中的阻力。这时，批评、抛弃、甚至背叛传统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传统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哲学意义上的传统的共时性是指传统的存在方式，它主要体现传统文化的积累；哲学意义上的传统的历时性是指传统的阶段表现方式，主要体现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所以，共时性中的积累

更多地是以“静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历时性中的过程则更多地以‘动态’的形象出现。

一般认为，在共时性上，传统以两种方式存在：文化典籍和礼仪习俗。由于文化典籍主要记载和体现了精英人物的思想和理论，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而民间习俗渗透在民众的思想中或表现在民众的行动上，所以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但曾长期没有被重视的文化载体。这样，传统的价值也以两种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是文化典籍等可视资料；二是礼仪、习惯等不可视资料。在西方学术界,有人把上述两种情况称为‘大传统’和‘小传统”,还有人称之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① 通常，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指的是由文字记载或有据可寻的社会上层文化；小传统或通俗文化指的是以口头和行动等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大众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由于历史上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上层都曾把持文化教育，大传统所反映的主要是统治阶级文化，小传统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人民文化。鉴于上述情况，历史上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明显呈两个走势：一方面，人们对大传统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斐然；另一方面，人们对小传统的研究远远不够。这使得人们在认识一种外来文化时常常发生某种误会甚至偏见：或把某个统治阶级的传统当成了整个民族的传统；或把某个阶段的传统当成了整个文明的传统。

从民族学观点出发，不论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反映了某一民族的文化。而且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不无例外地由其经济、政治

①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 12—14,15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系以及民族内涵性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很难分成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和被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所以，大传统中蕴藏着通俗文化，小传统中不乏精英文化。这样，我们认为,作为整体文化研究,大、小传统都不可偏废,以便使我们对传统问题的认识既有空间性，又有包容性。现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研究氛围的不断改进使这种空间性和包容性不成其为问题。

从历史认识看，大、小传统是随着阶级的形成而分离的：阶级的划分、国家的形成、权利的确立、文化的垄断,使同一个民族文化出现两种不同的层次。一般认为，在一切有古老传统的大文明中，文明的传统特色主要是由大传统所决定的。大传统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的要素,形成了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成为有规约力的取向。①

在历时性上，传统以 3 种形式出现：过去、现实、未来。一方面，现实是对过去的继承或否定，未来是对现实的省察或勘定；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的传统在时间上都具有逝去性，现实中的新事物对未来则意味着另一个传统圆成的可能。这样，现实就成为传统问题研究的关键，或者说，现实是认识传统问题的主体因素。

传统的历时性表现为阶段性和积累性：在阶段性这个层面，传统呈现给人们的是按先后顺序排列的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具有特殊性的事物，这些事物常常带有时代特征和印记。从哲学意义上说，这是传统的特殊性。在积累性这个层面，传统呈现给人们的是多少按顺序排列的相对集中的具有相同特点的事物，这些事物常常

①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 13—14 页

带有结论性或规范性。在哲学意义上这是传统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在认识传统的历时性时，既要注意它的时代特点，又要注意它的普遍意义。

从哲学出发，历时性先于共时性，只有在历时性的不断积累之后才有共时性存在的可能。这样，我们在研究传统的共时性时，不能忽略历时性特点；从价值观念出发，历时性以共时性为目的，只有在共时性发生作用时历时性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在研究传统的历时性时，不能忘记共时性的价值。

3.传统的融合性与渗透性

人们在研究传统的时候，注意较多的是传统的独立性和排他性，特别是各传统间的冲突。但自近代以来，传统更多地表现为各传统间的融合与渗透。传统是在文化融合与渗透中形成的，也是融合与渗透的产物。从各个大文明和大传统内部发展看，这种融合和渗透是十分突出的：在中国，华夏文明是 56 个民族几千年来相互融合的结果；在美国，美国精神是几百年来移民与土著、移民与移民之间相互融通的结果。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 在欧洲,作为西方文化根基的基督教是古希腊世俗文化、犹太教宗教文化、古罗马政治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从文明和传统之间的关系看，这种融合和渗透也是明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是正统政治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没有销声匿迹。马克思主义在浸透了儒家思想的土地上开花结果，这本身就是一种融合与渗透。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它继承了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精粹，我们选择和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已经接受

了西方的某些传统。传统的封闭性被破坏以后，作为传统的本身已经没有独立性可言。尽管传统的排他性依然存在，有时还很顽固，但各种传统相互吸纳和渗透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即使主张抛弃传统的人也并不能逃离传统的迷宫。例如，“全盘西化”是要背离中国传统，但西化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西方传统。

4.传统与理性

西方唯理论代表人物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等认为，感性材料是骗人的东西，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理解存在物。而康德又否认理性认识本体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认识需要从感性到理性的两个阶段才能完成，进而把感性和理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近代以来，当人们诠释历史的时候，理性或可以理性化的思想常常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完全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某种规律，也可以发现前人的价值。尽管历史有时杂乱无章，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理出头绪，总结规律，认识历史本身。但是，当人们在谈及传统时，通常对千古不变的典籍、礼仪和习惯的认识并没有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传统就是传统，不论是肯定传统还是否定传统，人们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以确定传统的价值，而是根据已有的确定了的认识对传统进行定位或重新定位。

在哲学中，理性是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按照康德的看法，人类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 3 个环节中,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理性则要求认识‘本体”。但由于‘二律背反’的存在,理性永远无力认识“本体”。其结果只好求救于宗教的超自然的信仰。在神学中，理性以发现或解释的方式对待宗教，结果使不同时期的不同宗教和教派有着不同的宗教规定性。特别是 18 世纪以来的基

督新教，允许理性地信仰和解释基督教，使理性主义跨进了神学的大门。

一般认为，把传统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之一，既不能像哲学那样把理性作为认识的一环，也不能像神学那样把理性作为认识的方式。在民族文化观中，传统带有遗传性和继承性，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的深化问题，也不存在神学意义上的再诠释的问题；在国家政治上，传统具有政策性和胁迫性，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的阶段性问题，也不存在神学意义上的认识的规定性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传统与理性的关系首先涉及传统本体的问题。当我们把传统作为客观实在的本体时，认识传统的人（确切地说应该是后人）便成为客体。人们在对传统进行认识、评价以及最后勾勒思绪或行动之前，是否要先进行理性分析呢？请看这两个例子：当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发动者赞许“德赛二先生”而要背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打倒孔家店”时，是在对比了中西文化之后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传统文化是因为国家面临民族危亡，目的是救亡图存。这里没有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重新进行理性分析，所以对儒学本身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当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文化将在 21 世纪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时，是因为西方文明的衰落使西方人面临危机。强调儒家文化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一方，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分析的结果，而是现实的存在和需求。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也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亨廷顿等人的说法也难以令人折服。由此看来，对传统进行理性分析是必要的。作为本体，传统是不变的。正如物质世界相对恒定一样。但

人对传统的认知却存在程度问题。这里没有不可知论，但却存在各种狭隘论 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怀疑主义、保守主义等等。

5.传统与文化

传统，字面上是一个易于理解的词，指“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文化，字面上也是一个不难会解的词，“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 但是，当传统与文化进入同一个流变过程后，人们的看法则发生变异和异议。这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是一回事的分歧。有学者在论述文化时把二者混同使用。② 但在近些年来的文化研究中，也有人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分开来看。应该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以传统规定文化，后者是以文化规定传统；前者是指文化的沿袭，后者是指文化的因素。所以，传统文化是“死”文化，它体现了沿袭下来的文化的静态形式，如制度、典籍等；文化传统是“活”文化，它体现了文化的动态形式，如迷信活动等。文化的根本属性有 3 个：一是民族性，即文化一般带有民族或地域限定性；二是时代性，即文化一般带有时间或背景规定性，三是继承性，即文化一般带有传统或非传统给定性。这样，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有史以来的历史沿革。没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①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15，1533 页。

②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3 页。

和民族，例如美国，被一些人认为没有传统文化；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民族，例如中国，则被一些人认为有传统文化。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

传统与文化是无法剥离的。没有没有传统的文化，也没有没有文化的传统。专门研究传统的人不多见，但专门研究文化的人不少见。在学界，正是由于传统与文化的这种粘着性，使研究文化的人们每每受到传统问题的困扰。由于现实中有许多传统的痕迹，传统也常常预设现实，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便呈两种完全相反的走势：一些人把现实问题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倾斜或侧滑，所以他们主张继承和恢复传统，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另一些人把现实发生的或存在的弊端归咎于传统，于是他们主张放弃或背离传统，持这种主张的人通常被认为是文化现代主义，或文化自由主义。

传统的价值以两种截然相悖的归趣留给后人：一是传统中的精华，二是传统中的糟粕。如果既非精华又非糟粕，这样的传统就毫无意义，也不会作为传统流传下来。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传统继承性的文化，因为任何文化都是积累起来的，不是一挥而就的。所以，即使推崇自由和现代的人也不能无视传统，完全与传统断裂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世界上也没有全盘继承传统的文化，因为任何文化都是发展的,不是停滞的。所以,怀疑传统是正常的,必然的,绝对的。不怀疑传统人类就不能进步。任何进步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否定的基础上的。任何否定的过程都是鉴别的过程。被否定和扬弃的不一定就是糟粕，被肯定和继承的也不一定就是精华，因为任何继承和扬弃都无法脱离阶级和时代的限定。

自 20 世纪初以来，面对中华古老帝国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